

羊城后视镜

5

杨柳 主编

卷十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羊城



后视镜 ⑤

杨柳 主编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羊城后视镜. 5 / 杨柳主编.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7. 11

ISBN 978-7-5360-8260-1

I. ①羊… II. ①杨… III. ①文化史—广州 IV.
①K29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3957号

出版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李 谓 海 帆 安 然
技术编辑：薛伟民 林佳莹
封面设计：郭翰文

书 名	羊城后视镜. 5 YANGCHENG HOUSHIJING. 5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24开
印 张	14.25 1插页
字 数	450,000字
版 次	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 序

叩问历史风情 挖掘文化积淀

张汉青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高级编辑杨柳日前告诉我，《羊城后视镜》要出由她主编的第四个版本也就是八册系列丛书了，并说无论如何，要我为此事再讲几句。

说来话长。事情要回到2004年的夏天，两位在《羊城晚报》副刊部工作多年的记者吴绿星、杨柳，要将他们采写的有关广州古城的历史文化、风俗民情的特写汇编成书，并以颇为新颖的“羊城后视镜”作为书名正式出版。此事得到《羊城晚报》报业出版基金的赞助。我知道后也很高兴，并为之作序。这本书，于2004年9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但媒体和出版界的职业视觉和他们手中的笔，并没有停下来。从2005年开始，《羊城晚报》办起了《羊城沧桑》专版，吸引了众多作者的参加和读者的关注。几年下来，有关羊城历史的各类文字，林林总总，《羊城沧桑》版的知名度也由此日增。2008年2月，由《羊城沧桑》版主编杨柳编辑的《羊城后视镜》第②③册，由广东省出版集团花城出版社出版。

两年后，《南方日报》出版社于2010年2月出版了杨柳主编的《羊城后视镜》第④⑤册。我在2009年9月执笔写了第二篇序言。

岁月匆匆，现在已步入2016年夏天，《羊城后视镜》要出版共有八个分册的系列丛书了，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广东的几个出版社，好像接力赛般连续作业，十二年中出版了八本书，收集了数百篇描写羊城沧桑岁月的文章，这个现象引人深思。我重读了在为《羊城后视镜》写的第二篇序言中的话：“从出版社一再推出《羊城后视镜》这件事，可以使人感到，关心广州千年古城，了解羊城沧桑岁月，正是触动到社会发展的脉搏，点击了人们的心扉，表达了大批老广州人包括日益增多的新广州人对这座古城前生今世的关注。随着社会转型脚步的加快，这种叩问历史的现象并没有消失，相反还会日益强烈起来。我们的新闻媒体、出版界和广大读者的心，就经由这套《羊城后视镜》连接起来了。每个人都是生活在历史长河某一瞬间的个体，每个人又是有血有肉的活脱脱的社会一员，关心自己生活成长地方的山山水水，怀念自己的故土家园，这是人之常情。”这番议论，今日重提，似并未过时。我们现在不是经常讲到“乡愁”吗，二千年前，南海之滨的羊城这片土地，同样也是苍茫绮丽的、我们的前人休养生息的“乡”。“乡愁”也好，“城愁”也好，总之都是对“根”的怀念和依恋，是

千言万语都化解不开的浓浓历史风情和文化积淀，是一种高尚的文化记忆、文化情怀。正因为如此，我一直认为，《羊城晚报》为叩问广州古城的沧桑，把羊城的“古”和“今”联系起来，从“鉴古”中加深对“观今”的深度，凝新老广州人之心，聚新老广州人之力，增强自信，开创未来，这件事做得很对，并结出了硕果。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广州的文化钩沉、文化创新，还有很多工作要认真地去做，任重而道远。“广州”“羊城”这部大书，还需要动员更多有识之士，本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持之以恒地去探索、挖掘，去耕耘、描绘。期盼有更多类似《羊城后视镜》这种作品问世。

是为序。

2016年6月11日于爱绿楼

（作者为中共广州市委原副书记、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 目 录

序：叩问历史风情 挖掘文化积淀·····	张汉青	1
----------------------	-----	---

老城纪事

天声地语人人家·····		2
公共汽车60年·····		6
1933年的县长大考·····		9
白云机场议捉蒋介石·····		11
第一公园诞生记·····		14
广州“民初”开马路·····		21
广州的童子军·····		29
广州的卫生警察·····		33
惠福路，前人留下的绿荫·····		35
落户羊城的世界名琴·····		37
南粤首度美展趣事多·····		44
四牌楼的下落·····		47
五羊城的电车梦·····		50
一城贫富同饮甘凉·····		54
中国首间精神病院·····		59
他解散了市立美术学校·····		61
吕彦直身世之谜·····		64

城隍庙改建国货陈列馆·····	70
八旗入羊城·····	76
两广总督岑春煊·····	83
清末广州外语学校·····	88
1931年，广州“永汉事件”·····	95
民国广东官员弹劾案·····	98
名医罗易乾与《共产党宣言》中文版·····	103
旧广州的水故事·····	106
民国广州市长刘纪文·····	115
民国广州廉租房——平民宫·····	122
民国广州的民生工程·····	128
外国医生在广州出诊·····	133
《广州大典》：留住这座城市的根和魂·····	134
农讲所陈列馆的兴建·····	140
南湖705工程·····	147
神奇的广州传统“中轴线”·····	154

走进老字号

心中有佛“菜根香”·····	162
始烧乳猪孔旺记·····	165
东江饭店客家菜·····	168
老字号酒楼顾客群·····	170

昔日广州四大饼铺·····	174
“三多轩” 184岁·····	177
“鞋博士” 李钜观·····	179
致美斋风水铺面·····	181
大三元起家·····	182
莲香楼的股份制·····	184
“敬修堂”的黄金·····	186
福馨茶楼发达记·····	188
穿着唐装游船河·····	190
扑灭“冇牙老虎”·····	193
月饼的故事·····	197
街头关帝厅人马·····	199

广府风情

寻找“岭南轻音乐队”·····	206
百年金榜与广州探花·····	212
商承祚护宝·····	218
王为一的广东情·····	225
卢珏与《羊城暗哨》·····	233
粤乐大师吕文成·····	239
马思聪魂在故乡·····	245
“南笋王” 陈安华·····	249

石湾公仔与刘传·····	253
“国画”大师钱万里·····	256
新濠泥腿子拿相机·····	261
渔歌王黄琛·····	265
秋风起，食腊味·····	272
清代民国羊城冬至习俗·····	277
音乐疗病·····	281
《真相画报》漫画家郑翯公·····	282
《真相画报》漫画家郑翯公·····	286
民国广东影星韦伟与《小城春秋》·····	290
从马场“跑”出来的俗语·····	294
趣怪入时的广州俗语·····	301
曾经流行的小贩行当·····	309
七十年前的小学课本·····	318

后记

抢救羊城的记忆·····	杨 柳	320
可否建立“广州学”？·····	林子雄	324

羊城
后视镜
“五羊南”

老城纪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天声地语入人家

□林子雄



当时电台宣传画（听广播剪纸）

无线电对于清末民初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连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不知道，无线电1892年已由意大利人马可尼（Marconi）发明，5年后电报通信试验成功，最早用于海上的通信联络……

而广州，在无线电诞生14年时，才开始使用无线电。

天字码头桅杆有奥秘

广东无线电通信，最早用于航运渔业的联络。1906年，首次用旧式火花机向海上船只收发电报，当时广州最高的无线天线应是珠江边天字码头的桅杆。1917年，首座无线电台在东、北较场开设，规模虽不算太小，只局限于军事作用。10年后，市长林云陔认为广州既是革命的策源地，应有先进的宣传机构，提出建设无线广播电台，而且起码有教育、宣传、娱乐、新闻气象报告、传达商情及广告等作用。该提议在市行政会议上得以通过后，他拟建一个150瓦特的电台，后来各界人士都说广州是华南中心，他最终决定建设一个1000瓦特、比首都南京中央台功率还大1倍的广播电台。



建设工程从

1928年7月25日，广州市播音台正式开播

1928年11月开始，经半年多建成在市中心中央公园（今人民公园）内，设备均由中国电气公司承装的美商西方电气公司产品，价值23000美元。广州电台全称“广州特别市无线电播音台”，呼号C·M·B，周率750，波长470米，设有传音室、无线电机室、电力机室、电池室、会客室、办公室、贮物室以及天方尖顶形天线铁塔两座，塔距76米，上面挂着平衡天线4条，每条27米，塔铁的天线高43米，超出了天字码头的桅杆许多。

1929年5月6日中午12点，1万多人云集中央公园。开播仪式上，主持的林云陔在台电机房开启电闸，然后讲话并宣读总理遗嘱。广州人一听到本地广播电台的声音，欢天喜地，赞它是“天声地语入人家”。每天播音的次序为：上午11时45分开播，正午12点时报告，商业市况汇兑情形报告、时事消息和气象报告、音乐至下午2时止。傍晚6时30分至7时30分名人演讲，晚上8点时事消息和气象报告，播送音乐至10时结束。

收音机与扩音机

电台的商情专题，每日分两次报告全市金融行情及商场主要国货市情，每次占时4分钟。收音机不但成为商人了解行情的来源，也是商店招揽



他们的声音曾书写了历史——广州第一批电台播音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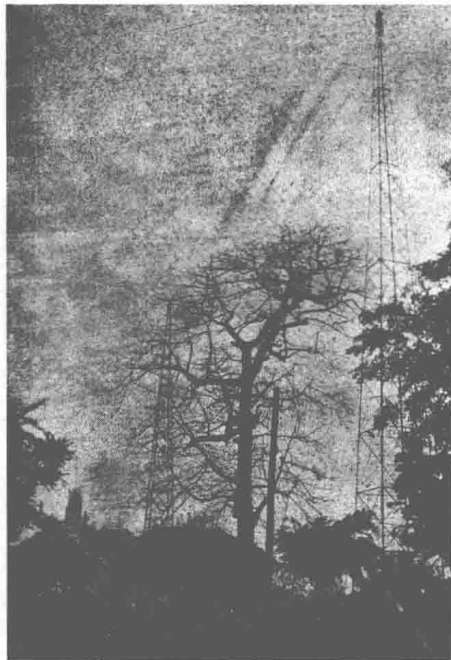


广州电台与多家音乐社团合作

顾客的工具。大商店门口以往仅安装扩音器，如今连动电台播音，音乐广告混在一起，觉得新鲜的市民，把电台和收音机都混淆了，说“中央公园架起了扩音机”，还有称为“广告机”的哩！时事新闻报告包括政治、军事、外交等，每天上、下午各播一次，每次约10分钟。天气报告由中山大学天文台负责提供，而全国天文预测则由无线电报管理局送递。至于报时，全国还没有标准时间，以海关时（东经120度标准时）为标准。

七室之中设备最讲究的是传音室，面积虽小，却有播音机、传音器，有音乐演奏、名人演讲等活动，室内最讲究的是聚音（吸音），地面铺地毯，四壁铺设最新式的为各国先进电台所使用的聚音毡（由一种粗面厚纸制成的毡）。为密封避免杂音，制作节目时四周还要挂上厚厚的窗帘。遇炎炎夏日，无空调设备，名人学者以及乐队进入，仿如“享受”桑拿浴，辛苦可想而知。尽管这样，不少专家学者和艺术团体都前往广州电台发表学术报告和演出。据统计，电台每年约请35位专家做报告，如邓彦华演讲《广东的建设问题》、欧阳予倩演讲《什么叫作戏剧运动》、金曾澄演讲《改革风俗是人类最大的努力》、陈俊演讲《筑路为人生问题》、艾迪博士演讲《帝国主义之末运》等。

现场直播剧场演出



树下小屋就是播音室(台址在今人民公园内)

广州市民喜听中乐，故初时以播中乐为主，如粤剧、粤曲和京剧，并以唱片担纲。听众反映单调乏味后，电台做了改革，与多家中西音乐社团合作，从此每逢周日，不仅有音乐社团演奏，还有乐理解释等，参演的有中大晨霞音乐社、珠江音乐会、革非音乐团、广州中华音乐会、小蔷薇音乐社、广州东山霓社、改良戏剧研究会、潮梅音乐社、乡云音乐社、绮韵音乐社、同庆音乐会、乡云音乐社、雅谱路管弦乐社、香港显勤音乐社、澳门葡萄牙音乐团、广州特别市公安局乐队、第八路总指挥部军乐队等40多家。中西乐名家148人中，关德卿、靓少凤、关少梅、小明星、马思聪都去过。直播时，在海珠戏院和电台之间敷设一条专线，电台每星期选择一二个名班新剧的演出进行直播，由晚上8时起至完场止。



20世纪50年代街坊们去电台修收音机



旧式收音机

每逢星期二、四、日，电台还加入儿童节目，由富有经验的教师主持，讲故事，唱儿歌，还有猜谜，每周日播出的益智谜语，征求答案，招引各大商店和私人自动捐赠奖品，不仅令广州、佛山、中山、陈村、石龙等地的少儿踊跃参加，连香港的孩子也娱乐其中。

收听广播需领取执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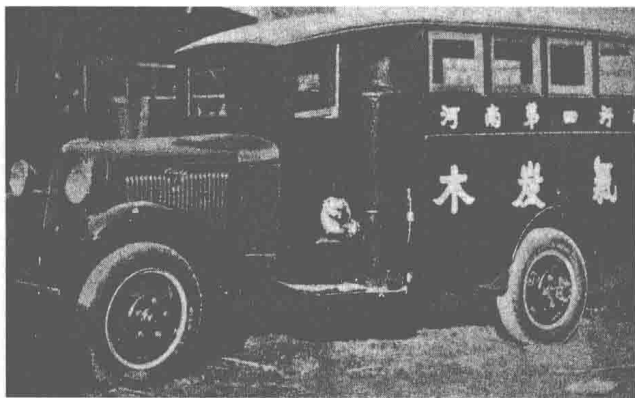
开播一周年，购买收音机的市民增加了数千人。广州的留声机生意一落千丈，市民争相购买收音机。那时规定凡在市内安装收音机，须领取广州电台发的执照方可装用。收音机分两种：真空管收音机、矿石收音机，又分长波、短波两种，所谓长波机是收广州市及香港、东亚的电台，短波机则收菲律宾乃至欧洲甚至全世界的电台。收音机售价按不同波段、不同“灯数”（电子管的数量）而定，价钱从45元到3000元不等。广州各商店和娱乐场所、茶楼酒馆要装机均需领取执照，凡私装匿报者，一经察觉，机子要没收。此执照大抵类似现在有线电视的收费，半年收费一次：商店20元，茶楼酒馆12元，真空收音机3元，矿石收音机1元。至于广告多以广州方言或国语播出，每10字的收费1至2元（中午、下午收费不同）；若外语播出，加倍收费。当时，许多国家都要缴纳收音税，最低的是法国，每年5分钱；最高是南美洲的萨尔瓦多，每年18元。广州电台的收费，属于高的一类。

在无线电传入之际，国民称赞“传呼响应，千里外如晤音一室，此诚近代科学昌明之珍宝，人类传达感情之利器”。广州电台的开播，推广教育，传播文化，娱乐大众和促进经济，同时又是广州大规模市政建设的前奏。

公共汽车60年

□何汉添

这些“停”在过去的车，并没有让我们感到陌然生疏。因为无论昨天还是今天，车，都是都市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解放初期,汽油短缺,公共汽车改用木炭

我是1947年从事广州公共汽车工作的。60年来，目睹了广州公共汽车发展和变化的全过程。

日伪统治期间，全广州只有十几辆福大公司经营的公共汽车，人称“福大车”。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市面繁荣，公共汽车多起来了，有几百辆，多是日军遗留及从内地回来的运货车改装，大都简陋不堪，有的甚至在货厢上面加了个篷，后面加把梯子就算了，人称为“鹧鸪笼”。1946年以后，逐渐走向正轨，“鹧鸪笼”不见了，驾驶室要和乘客厢相连，有前门和后门，那时的车型虽小（载重3吨左右），但大都配有司机1人、售票员2人、助手1人。而车的厂牌却五花八门，除日本侵华时遗下的丰田、日产、桑田（即今之五十铃）外，还有美国的道奇、福特、雪佛兰、司蒂倍克、万国、白氏；英国的别克、福特；德国的宾士。而每一厂牌，又细分有几个车型，如道奇就有1937、1939、1941、1946等五六个车型，（还有其副牌“法果”）；福特也有38、39、41、44（全轮驱动战时越野车）等五六个车型，甚至，日军拖炮用的双后桥桑田，也改装成大客车上阵，总计车型不下四五十种。而原来出厂时就设计为大客车



昔日的汽车总站

的，却一辆也没有。那时的车多属个体或小业主经营，缺乏大的资本投入，拥有十辆八辆车已经很了不起。有一时期，曾有国营第三区公路局（今省公路局的前身），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拨给的10余辆雪佛卡车，改装成大客投入营运，因车厢加宽加大成长方形，又漆成上白下绿，类似当时的出殡车，故人称“别有天”（殡仪馆），营运约一年后撤出。还有一间华南公共汽车公司，经理叫黄居龙，本身无车，是间空壳公司，但他有经营权，许多车都挂靠在他名下，他只收管理费，其他什么都不管，可谓开现时皮包公司的先河。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市府随即成立“公共汽车管理处”，接管广州公共汽车这个烂摊子。20世纪50年代初，成立公共汽车公司。由于美国的“禁运”，汽油供应短缺，公共汽车改燃木炭，到木炭都紧缺时，改燃白煤，瓦斯气的供给很不稳定，驾驶员操作很困难。木炭车一直延续到60年代中期，有了大庆油田，才逐渐为汽油车所取代。

公汽公司成立初期就考虑逐渐淘汰各种杂牌车。经过研究，认为“道奇T110”比较结实，维修容易，配件普遍，于是派实业家、工程师邱复先生到香港采购。当时百废待兴，资金困难，只能买二手车，这批道奇，成为公司的主力，一直沿用到解放牌CA10的兴起。